



点 滴

人约黄昏

□ 毛丹青

傍晚,我跟妻子一起在海边散步,看见一名女高中生兴冲冲地跑过来,突然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,同时从书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,一边对着自己的脸照了半天,一边还整理了头发,最后用手握紧拳头低声说:“好了。”说完,撒丫子跑了出去。原来前面有一名男高中生正往前走。

女学生跑到男生的前面说:“真巧,你今天也在这里啊。”那语气很软,完全没有她握拳的劲头。这时的黄昏很美。
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机会

□

并不是每位灰姑娘都能得到王子的爱。实际上得到王子的爱比登天还难。有位美丽的乡下姑娘整日愁眉苦脸,怨恨上帝的不公。一个寒冷的傍晚,她发现门外躺着一只奄奄一息的花猫,很脏很瘦,看来已经流浪很久了。是饿了还是病了?她没有想,因为她正烦着呢!

她拿一把铁锹气呼呼地把猫铲到几丈外的沟里去,然后将大门咣哪一声关上了。

“唉——”上帝叹了口气,“回你的宫殿去吧!”原来,那只花猫是一个王子变的。

正所谓:“爱人者,人爱之;弃人者,人弃之。”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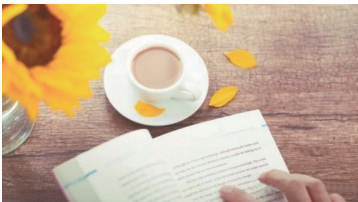
表与里

□ 松下幸之助

事物有表里,人有长处和短处。同一个人的行为也有美丑之分。白天工作时西装革履,晚上回家后穿睡衣拖鞋,这是每个人的生活常态。因此,仅看表象不行,仅据表象说三道四,同样不可取。

正确的做法,是既对表象之不足有所认识,又承认表象之优点,并充分加以发挥。

——摘自《经典美文》



我是否重要

□ 韩静

如果说我重要,会有人说,在单位里你不过是个小配角,工作之余,涂鸦写文。既非主要领导,也非知名作家。然则,一个人重要与否,里面隐含着与谁相比,站在什么角度比的问题。如:作为一名普通士兵,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相比,“我”不重要。作为一名小散户,在资本市场上,与呼风唤雨的大股东相比,“我”不重要。作为一名普通作者,与大名鼎鼎的大师们相比,“我”不重要。

那么,“我”——到底重不重要呢?

回溯生命的产生过程,两组生命基因的组合,更是充满了偶然性。我们的每个个体,都是机遇、时辰的产物。人们不禁遥想:如果不是父母走到了一起,就绝不会有今天的“我”。即使两性

走到一起,如果换一个时辰相爱,也不可能今天的“我”。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这么多的奇妙与偶然性。蹉过一个关口,才有一个“我”。对于挚爱我们的父母,哪怕他们有一群儿女,我仍重要。对于爱人,我是他生活中的伴侣,当然重要。对于孩子,我是养育他的母亲,我仍重要。对于亲密的朋友,我如同沙漠中的一棵树,无可替代。对于我所追求的事业,我仍重要。这种种的重要,足以汇聚成:我很重要!

当然,也许有人会说,我做着极其普通的工作。如:清洁马路、种田、看机器、当保安等等。这一切重要吗?我要说:重要!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,如同建一座高楼大厦,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一样。又好似渔

民织网,密密麻麻,若缺少其中几根,便洞眼连连,不能成为一体了。

既然重要,每个个体就不应辜负有幸来世的短暂几十年。西方哲学家坦言:“善良,是人类的灯塔,永远给人以光明。”吉林医大一女学生,路遇昏迷的老大爷,利用所学医学技能,及时抢救,使老人转危为安,还拒绝了他的2000元酬谢。有句歌词唱得好:磊落者,自带光明!是的,各种善的因子汇聚在一起,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“我”。

时下,人们常从事业、金钱、荣誉等角度,来判定一个人是否重要。但笔者觉得,只要我们不负青春,不负时光,为更美好的生活去拼搏,我们就是在非常重要地活着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大度须有度

□ 张树民

大度是一种美德,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。然而,大度也须有度,否则就可能过犹不及。

春秋时期的齐桓公,凭借宽广的胸怀和非凡的胆识,愣是把曾经差点要了自己性命的管仲招入麾下,还让他做了相国。齐桓公的大度,让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蒸蒸日上,成了春秋五霸之首。不过,齐桓公的大度具有明确的底线——那就是有利于国家。倘若谁危害国家利益,他绝不会手下留情。齐桓公重用“仇家”的大度,绝非无原则的妥协,而是审时度势、权衡利弊的智慧。

晏子是春秋晚期公认的大度贤士。齐景公派晏子治理阿县,3年时间,攻诘指摘晏子之言不绝。于是,齐景公找晏子诫勉谈话,晏子很不高兴,表现得有失“大度”。景公批评说:“你该大度些!”晏子说:“大度须有度,我知道自己‘错’在哪儿了。请再给我3年时间,我定会让您听到有关我的声声赞美。”果不其然,又过了3年,夸赞晏子的声音不绝于耳。齐景公决定赏赐晏子,但晏子坚辞不受。齐景公究问其因,晏子说:“以前我铁面无私,认真执法,众人皆说我的坏话;现在我改变了做法,大众得毫无底线,凡事听之任之,并美其名曰无为而治,所以为所欲为之人都在夸赞我。实际上,这3年阿县被治理得越来越烂,世风日下,您的奖赏应该变作惩罚才恰当。”自此,景公开始信赖晏子。

再举一个晏子的例子。晏子奉命出使楚国,楚人知道晏子身材矮小,就想羞辱他,让晏子从城门旁边的一处小门入城。晏子驻足不前说:“出使到狗国之人,才从狗洞进去,今天我来楚国相访,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城。”楚人面面相觑,只好请晏子从大门入城。晏子在楚国参加某次酒宴,

官吏绑缚一人前来,故意高声报告抓住了偷盗的齐人。楚王问晏子:“齐国人都会偷盗吗?”晏子离开座位拱手答曰:“我听说橘子在淮河以南结出的是橘子,到淮河以北则是酸枳,尽管叶子相同,但果实味道大异。究其原因,还是水土不同。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盗,来楚国就偷盗,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会导致人偷盗吗?”有楚人责备晏子锱铢必较,忒不大度。晏子则反唇相讥:“难道楚人可以大度无度么?”

宋代大儒朱熹,对待学问十分较真。然而,他待人却颇大度。尤其对那些跟他观点相左的学者,他心平气和地同他们一起探讨学问。倘若面对那些不学无术、胡言乱语之徒,他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其谬误,尖刻批驳。朱熹的大度,如同一把尺子,专测学识的深浅、谬误的长短。

某些人常常打着宽容的旗号,对假恶丑及他人的错误和过失视而不见,原则尽丧。表面上看似大度无比,实则是缺乏担当和责任感。俗语云,“慈母多败儿”,无度的大度等于纵容,往往会培育出随心所欲的自私之人。齐桓公晚年变得昏聩,大度无度,宠信奸佞,惨遭饿毙;晏子寓言式的“无为而治”,大度无度,结果是治下一团糟。

真正的大度,是一种内在的修养与境界,是高尚的品德。它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宽容与忍让,展现的是深刻的理解与包容,具有极强的边界感——一方面,面对个人种种的不如意,理性从容,冷静辨析,不轻易指责或抱怨,对失败与挫折坦然接受;另一方面,对事关民族尊严、有辱国格的大事,寸步不让,对假恶丑绝不纵容。

大度须有度,就是既不失自己的立场和底线,又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容纳、理解难容之人之事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勺子与锅

□ 厉剑童

锅和勺子一直以来是一对很好的搭档,做饭时他俩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可是,这天两位却起了争论:

锅说:“勺子,你说我倒霉不倒霉?整天被固定在一处,饱受烟熏火燎,哪像你来来去去,多么自由,而且不用火烧火烤,你真是太幸福了!”

“你说我幸福?我每天都忙着舀水、盛汤的,挨烫是常态,哪来的幸福可言?倒是你,安安稳稳地待着,虽然被火烤,但不用忙,不用出力,我倒觉得你很自在。”勺子说。

“拉倒吧,你才是日子过得滋润,你看我浑身被烧得灰不溜秋的,要多难看有多难看,你多么光鲜亮丽,还羡慕我,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,虚伪!”锅说。

他俩看法不同,争论得不可开交。这时,铲子说话了:“你们不要吵了,这样吧,你们换一下位置试一试,再下结论不迟。”

“换就换!难道我勺子干不了锅的事吗?”

“你别说,你勺子干的那点事我锅这么个大物件还不超脱地干了!”

于是,他们互换了位置。结果,勺子放到锅合里,根本看不到勺子,只看到黑乎乎的锅合底,墙上也挂不下锅。一番折腾,只好缩小锅合,这才把勺子当锅放好,而锅也只好放到地上。

开始加水,麻烦来了。锅几乎无法从水缸里盛水,也很难准确地倒进勺子里,几乎全洒在了外边,把火焰都给浇灭了。做饭了,又薄又轻的铝铁勺子差点被熊熊的火焰烧化。好一顿饭弄得手忙脚乱,一塌糊涂。主人没能吃上应时饭,很生气。没办法,他俩只好又换回各自的位置。

这次他们谁也不再争论谁出力大,谁更轻松,谁也不羡慕谁了。因为他们知道:无论做锅还是做勺子,都不容易,都必须适合自己才能胜任得了。

做人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,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只有找对位置,才能人尽其才,真正有所作为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